

[illegible]

少。其脉左关甚弦，右部略沉细。他认为不过是肝气太强，脾胃受制而已。拿出以前医生开的处方，居然是承气汤，芒硝、大黄各七八分，厚朴、枳实各五六分，还说是宗仲景法，重药轻投，但病并没有治好。他觉得这个医生太古怪了，于是另开处了自制的抑木和中汤，蒺藜四钱，郁金二钱，青皮一钱，陈皮一钱，茅术一钱（炒），厚朴一钱，当归二钱，茯苓二钱，白术一钱，木香五分，砂仁一钱，佛手五分，白檀香五分。三剂而愈。

费伯雄感叹地说：承气汤，是治疗危重大病的。这种脾胃不和之小恙，而用此重药，反而会出问题。揣测前医之意，不过因为身负重名，若用寻常方法，不见出色，故小题大做，以自炫其奇，又怕药力太猛，故将重药减轻，用如不用，免得立见败坏，以巧为藏身耳。“殊不知，重药既可轻投，何不轻药重投，岂不更为妥当乎。”

其实,上述医案中虽然用轻药,剂量并不重,且能取效,在《医醇膳义》全书中也并无用药过重之处。只是费伯雄的论述,为后学临证用药指出了一条思路。

费伯雄主张“轻药重投”与他主张“用药和缓”有关。他说：“秦有良医，曰和曰缓。”起名医和医缓的缘由，是“疾病常有，怪病罕逢，唯能知常，方能知变，故于命名之日，早以和缓自任与”。具体而言，“不足者补之，以复其正，有余者去之，以归于平，是即和法也，缓治也。毒药治病去其五，良药治病去其七，亦即和法也，缓治也。”

费伯雄断定：“天下无神奇之法，只有平淡之法，平淡之极，乃为神奇。否则眩异标新，用违其度，欲求近效，反速危亡，不和不缓故也。”“轻药重投”或许是实现其“平淡之极，乃为神奇”的理想的途径。

而且“平淡之法”还可以上溯到叶天士。章次公说：“天士之说盛行南北，又以其方药多取平淡之药，好似与仲景方截然两样。”

丁甘仁和费伯雄,就其所论之处,都各有其道理。费伯雄反对